

金庸著



民
版
社

天龍八部

金
庸
著

天龍八部

四

陝西人民出版社

天龙八部

第四集

金庸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255,500

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094·602 定价: 1.80元

目 录

三十一	输赢成败 又争由人算	1149
三十二	且自逍遥没谁管	1184
三十三	奈天昏地暗 斗转星移	1220
三十四	风骤紧 缥缈峰头云乱	1260
三十五	红颜弹指老 刹那芳华	1296
三十六	梦里真真语真幻	1337
三十七	同一笑 到头万事俱空	1371
三十八	胡涂醉 情长计短	1402
三十九	解不了 名缰系嗔贪	1437
四十	却试问 几时把痴心断	1477

(上回目调寄《洞仙歌》)

三十一 输赢成败 又争由人算

车行辘辘，日夜不停。玄难、邓百川、康广陵等均是当世武林大豪，这时武功全失，成为随人摆布的囚徒。众人只约莫感到，一行人是向东南方行。

如此走得八日，到第九日上，一早便上了山道。行到午间，地势越来越高，终于大车再也无法上去。星宿派众弟子将玄难等叫出车来。步行半个多时辰，来到一地，见竹阴森森，景色清幽，山涧旁用巨竹搭着一个凉亭，构筑精雅，极尽巧思，竹即是亭，亭即是竹，一眼看去，竟分不出是竹林还是亭子。冯阿三大为赞佩，左右端相，惊疑不定。

众人刚在凉亭中坐定，山道上四人快步奔来。当先二人是丁春秋的弟子，当是在车停之前便上去探山或是传讯的。后面跟着两个身穿乡农衣衫的青年汉子，走到了春秋面前，躬身行礼，呈上一封书信。

丁春秋拆开一看，冷笑道：“很好，很好。你还没死心，要再决生死，自当奉陪。”

那青年汉子从怀中取出一个炮仗，打火点燃。砰的一声，炮仗窜上了天空。寻常炮仗都是“砰”的一声响过，跟着在半空中“拍”的一响，炸得粉碎，这炮仗飞到半空之后，却拍拍拍连响三下。冯阿三向康广陵低声道：“大哥，这是本门的制作。”

不久山道上走下一队人来，共有三十余人，都是乡农打

扮，手中各携长形兵刃。到得近处，才见这些长物并非兵刃，乃是竹杠。每两根竹杠之间系有绳网，可供人乘坐。

丁春秋冷笑道：“主人肃客，大家不用客气，便坐了上去罢。”当下玄难等一一坐上绳网。那些青年汉子两个抬一个，健步如飞，向山上奔去。

丁春秋大袖飘飘，率先而行。他奔行并不急遽，但在这陡峭的山道上宛如御风飘浮，足不点地，顷刻间便没入了前面竹林之中。

邓百川等中了他的化功大法，一直心中愤懑，均觉误为妖邪所伤，非战之罪，这时见到他轻功如此精湛，那是取巧不来的真实本领，不由得叹服，寻思：“他便不使妖邪功夫，我也不是他对手。”风波恶赞道：“这老妖的轻功甚是了得，佩服啊佩服！”

他出口一赞，星宿群弟子登时竞相称颂，说得丁春秋的武功当世固然无人可比，而且自古以来的武学大师，什么达摩老祖等等，也都大为不及，谄谀之烈，众人闻所未闻。

包不同道：“众位老兄，星宿派的功夫，确是胜过了任何门派，当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众弟子大喜。一人问道：“依你之见，我派最厉害的功夫是那一项？”包不同道：“岂止一项，至少也有三项。”众弟子更加高兴，齐问：“是那三项？”

包不同道：“第一项是马屁功。这一项功夫如不练精，只怕在贵门之中，活不上一天半日。第二项是法螺功，若不将贵门的武功德行大加吹嘘，不但师父瞧你不起，在同门之间也必大受排挤，无法立足。这第三项功夫呢，那便是厚颜功了。若不是抹煞良心，厚颜无耻，又如何练得成马屁与法螺这两大奇功。”

他说了这番话，料想星宿派群弟子必定人大怒，一齐向

他拳足交加，只是这几句话犹似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岂知星宿派弟子听了这番话后，一个个默默点头。一人道：“老兄聪明得紧，对本派的奇功倒也知之甚深。不过这马屁、法螺、厚颜三门神功，那也是很难修习的。寻常人于世俗之见沾染甚深，总觉得有些事是好的，有些事是坏的。只要心中存了这种无聊的善恶之念、是非之分，要修习厚颜功便事倍功半，往往在要紧关头，功亏一篑。”

包不同本是出言讥刺，万万料想不到这些人安之若素，居之不疑，不由得大奇，笑道：“贵派神功深奥无比，小子心存仰慕，还要请大仙再加开导。”

那人听包不同称他为“大仙”，登时飘飘然起来，说道：“你不是本门中人，这些神功的秘奥，自不能向你传授。不过有些粗浅道理，跟你说说倒也不妨。最重要的秘诀，自然是将师父奉若神明，他老人家便放一个屁……”

包不同抢着道：“当然也是香的。更须大声呼吸，衷心赞颂……”那人道：“你这话大处甚是，小处略有缺陷，不是‘大声呼吸’，而是‘大声吸，小声呼’。”包不同道：“对对，大仙指点得是，倘若大声呼气，不免似嫌师父之屁……这个并不太香。”

那人点头道：“不错，你天资很好，倘若投入本门，该有相当造诣，只可惜误入歧途，进了旁门左道的门下。本门的功夫虽然变化万状，但基本功诀，也不繁复，只须牢记‘抹杀良心’四字，大致上也差不多了。”

包不同连连点头，道：“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在下对贵派心向往之，恨不得投入贵派门下，不知大仙能加引荐么？”那人微微一笑，道：“要投入本门，当真谈何容易，那许许多多艰难困苦的考验，谅你也无法经受得起。”另一名弟子道：“这里耳目众多，不宜与他多说。姓包的，你若真有投靠本门之

心，当我师父心情大好之时，我可为你在师父面前说几句好话。本派广收徒众，我瞧你根骨倒也不差，若得师父大发慈悲，收你为徒，日后或许能有些造就。”包不同一本正经的道：“多谢，多谢。大仙恩德，包某没齿难忘。”

邓百川、公冶乾等听得包不同逗引星宿派弟子，不禁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心想：“世上竟有如此卑鄙无耻之人，以吹牛拍马为荣，实是罕见罕闻。”

说话之间，一行人已进了一个山谷。谷中都是松树，山风过去，松声若涛。在林间行了里许，来到三间木屋之前。只见屋前的一株大树之下，有二人相对而坐。左首一人身后站着三人。丁春秋远远站在一旁，仰头向天，神情甚是傲慢。

一行人渐渐行近，包不同忽听得身后竹杠上的李傀儡喉间“咕”的一声，似要说话，却又强行忍住。包不同回头望去，见他脸色雪白，神情极是惶怖。包不同道：“你这扮的是什么？是扮见了鬼的子都吗？吓成这个样子！”李傀儡不答，似乎全没听到他的说话。

走到近处，见坐着的两人之间有块大石，上有棋盘，两人正在对弈。右首是个矮瘦的干瘪老头儿，左首则是个青年公子。包不同认得那公子便是段誉，心下老大没味，寻思：“我对这小子向来甚是无礼，今日老子的倒霉样儿却给他瞧了去，这小子定要出言讥嘲。”

但见那棋盘雕在一块大青石上，黑子、白子全是晶莹发光，双方各已下了百余子。丁春秋慢慢走近观弈。那矮小老头拈黑子下了一着，忽然双眉一轩，似是看到了棋局中奇妙紧迫的变化。段誉手中拈着一枚白子，沉吟未下。包不同叫道：“喂，姓段的小子，你已输了，这就跟姓包的难兄难弟，一块儿

认输罢。”段誉身后三人回过头来，怒目而视，正是朱丹臣等三名护卫。

突然之间，康广陵、范百龄等函谷八友，一个个从绳网中挣扎起来，走到离那青石棋盘丈许之处，一齐跪下。

包不同吃了一惊，说道：“捣什么鬼？”四字一说出口，立即省悟，这个瘦小干枯的老头儿，便是聋哑老人“聪辩先生”，也即是康广陵等函谷八友的师父。但他是星宿老怪丁春秋的死对头，强仇到来，怎么仍好整以暇的与人下棋？而且对手又不是什么重要脚色，不过是个不会武功的书呆子而已？

康广陵道：“你老人家清健胜昔，咱们八人欢喜无限。”函谷八友被聪辩先生苏星河逐出了师门，不敢再以师徒相称。范百龄道：“少林派玄难大师瞧你老人家来啦。”

苏星河站起身来，向着众人深深一揖，说道：“玄难大师驾到，老朽苏星河有失迎迓，罪甚，罪甚！”眼光向众人一瞥，便又转头去瞧棋局。

众人曾听薛慕华说过他师父被迫装聋作哑的缘由，此刻他居然开口说话，自是决意与丁春秋一拚死活了。康广陵、薛慕华等等都不自禁的向丁春秋瞧了瞧，既感兴奋，亦复担心。

玄难说道：“好说，好说！”见苏星河如此重视这一盘棋，心想：“此人杂务过多，书画琴棋，无所不好，难怪武功要不及师弟。”

万籁无声之中，段誉忽道：“好，便如此下！”说着将一枚白子下在棋盘之上。苏星河脸有喜色，点了点头，意似嘉许，下了一着黑子。段誉将十余路棋子都已想通，跟着便下白子，苏星河又下了一枚黑子。两人下了十余着，段誉吁了口长气，摇头道：“老先生所摆的玲珑深奥巧妙之极，晚生破解不来。”

眼见苏星河是赢了，可是他脸上反现惨然之色，说道：

“公子棋思精密，这十几路棋已臻极高的境界，只是未能再想深一步，可惜，可惜。唉，可惜，可惜！”他连说了四声“可惜”，惋惜之情，确是十分深挚。段誉将自己所下的十余枚白子从棋盘上捡起，放入木盒。苏星河也捡起了十余枚黑子。棋局上仍然留着原来的阵势。

段誉退在一旁，望着棋局怔怔出神：“这个珍珑，便是当日我在无量山石洞中所见的。这位聪辩先生，必与洞中的神仙姊姊有甚渊源，待会得便，须当悄悄向他请问，可决计不能让别人听见了。否则的话，大家都拥去瞧神仙姊姊，岂不亵渎了她？”

函谷八友中的二弟子范百龄是个棋迷，远远望着那棋局，已知不是“师父”与这位青年公子对弈，而是“师父”布了个“珍珑”，这青年公子试行破解，却破解不来。他跪在地下看不清楚，膝盖便即抬了起来，伸长了脖子，想看个明白。

苏星河道：“你们大伙都起来！百龄，这个‘珍珑’，牵涉异常重大，你过来好好的瞧上一瞧，倘能破解得开，那是一件大大的妙事。”

范百龄大喜，应道：“是！”站起身来，走到棋盘之旁，凝神瞧去。

邓百川低声问道：“二弟，什么叫‘珍珑’？”公冶乾也低声道：“‘珍珑’即是围棋的难题。那是一个人故意摆出来难人的，并不是两人对弈出来的阵势，因此或生、或劫，往往极难推算。”寻常“珍珑”少则十余子，多者也不过四五十子，但这一个却有二百余子，一盘棋已下得接近完局。公冶乾于此道所知有限，看了一会不懂，也就不看了。

范百龄精研围棋数十年，实是此道高手，见这一局棋劫中有劫，既有共活，又有长生，或反扑，或收气，花五聚六，复杂无

比。他登时精神一振，再看片时，忽觉头晕脑胀，只计算了右下角一块小白棋的死活，已觉胸口气血翻涌。他定了定神，第二次再算，发觉原先以为这块白棋是死的，其实却有可活之道，但要杀却旁边一块黑棋，牵涉却又极多，再算得几下，突然间眼前一团漆黑，喉头一甜，喷出一大口鲜血。

苏星河冷冷的看着他，说道：“这局棋原是极难，你天资有限，虽然棋力不弱，却也多半解不开，何况又有丁春秋这恶贼在旁施展邪术，迷人心魄，实在大是凶险，你到底要想下去呢，还是不想了？”范百龄道：“生死有命，弟……我……我……决意尽心尽力。”苏星河点点头，道：“那你慢慢想罢。”范百龄凝视棋局，身子摇摇晃晃，又喷了一大口鲜血。

丁春秋冷笑道：“枉自送命，却又何苦来？这老贼布下的机关，原是用来折磨、杀伤人的，范百龄，你这叫做自投罗网。”

苏星河斜眼向他睨了一眼，道：“你称师父做什么？”丁春秋道：“他是老贼，我便叫他老贼！”苏星河道：“聋哑老人今日不聋不哑了，你想必知道其中缘由。”丁春秋道：“妙极！你自毁誓言，是自己要寻死，须怪我不得。”

苏星河随手提起身旁的一块大石，放在玄难身畔，说道：“大师请坐。”

玄难见这块大石无虑二百来斤，苏星河这样干枯矮小的一个老头儿，全身未必有八十斤重，但他举重若轻，毫不费力的将这块巨石提了起来，功力实是了得，自己武功未失之时，要提这块巨石当然也是易事，但未必能与他这般轻描淡写，行若无事，当下合什说道：“多谢！”坐在石上。

苏星河又道：“这个玲珑棋局，乃先师所制。先师当年穷三年心血，这才布成，深盼当世棋道中的知心之士，予以破解。

在下三十年来苦加钻研，未能参解得透。”说到这里，眼光向玄难、段誉、范百龄等人一扫，说道：“玄难大师精通禅理，自知禅宗要旨，在于‘顿悟’。穷年累月的苦功，未必能及具有宿根慧心之人的一见即悟。棋道也是一般，才气横溢的八九岁小儿，棋枰上往往能胜一流高手。虽然在下参研不透，但天下才士甚众，未必都破解不得。先师当年留下了这个心愿，倘若有人破解开了，完了先师这个心愿，先师虽已不在人世，泉下有知，也必定大感欣慰。”

玄难心想：“这位聪辩先生的师父徒弟，倒均是一脉相传，于琴棋书画这些玩意儿，个个都是入了魔，将毕生的聪明才智，浸注于这些不相干的事上，以致让丁春秋在本门中横行无忌，无人能加禁制，实乃可叹。”

只听苏星河道：“我这个师弟，”说着向丁春秋一指，说道：“当年背叛师门，害得先师饮恨谢世，将我打得无法还手。在下本当一死殉师，但想起师父有个心愿未了，倘若不觅人破解，死后也难见师父之面，是以忍辱偷生，苟活至今。这些年来，在下遵守师弟之约，不言不语，不但自己做了聋哑老人，连门下新收的弟子，也都强着他们做了聋子哑子。唉，三十年来，一无所成，这个棋局，仍是无人能够破解。这位段公子固然英俊潇洒……”

包不同插口道：“这位段公子未必英俊，潇洒更是大大不见得，何况人品英俊潇洒，跟下棋有什么干系，欠通啊欠通！”苏星河道：“这中间大有干系，大有干系。”包不同道：“你老先生的人品，嘿嘿，也不见得如何英俊潇洒啊。”苏星河向他凝视片刻，微微一笑。包不同道：“你定是说我包不同比你老先生更加的丑陋古怪……”

苏星河不再理他，续道：“段公子所下的十余着，也已极尽

精妙，在下本来寄以极大期望，岂不知棋差一着。最后数子终于还是输了。”

段誉脸有惭色，道：“在下资质愚鲁，有负老丈雅爱，极是惭愧……”

一言未毕，猛听得范百龄大叫一声，口中鲜血狂喷，向后便倒。苏星河左手微抬，嗤嗤嗤三声，三枚棋子弹出，打中了他胸口穴道，这才止了他喷血。

众人正错愕间，忽听得拍的一声，半空中飞下白白的一粒东西，打在棋盘之上。

苏星河一看，见是一小粒松树的树肉，刚是新从树中挖出来的，正好落在“去”位的七九路上，那是破解这“珍珑”的关键所在。他一抬头，只见左首五丈外的一棵松树之后，露出淡黄色长袍一角，显是隐得有人。

苏星河又惊又喜，说道：“又到了一位高人，老朽不胜之喜。”正要以黑子相应，耳边突然间一声轻响过去，一粒黑色小物从背后飞来，落在“去”位的八八路，正是苏星河所要落子之处。

众人“咦”的一声，转过头去，竟一个人影也无。右首的松树均不高大，树上如藏得有人，一眼便见，实不知这人躲在何处。苏星河见这粒黑物是一小块松树皮，所落方位极准，心下暗自骇异。那黑物刚下，左首松树后又射出一粒白色树肉，落在“去”位五六路上。

只听得嗤的一声响，一粒黑物盘旋上天，跟着直线落下，不偏不倚的跌在“去”位四五路上。这黑子成螺旋形上升，发自何处，便难以探寻，这黑子弯弯曲曲的升上半空，落下来仍有如此准头，这份暗器功夫，实足惊人。旁观众人心下钦佩，

齐声喝采。

采声未歇，只听得松树枝叶间传出一个清朗的声音：“慕容公子，你来破解珍珑，小僧代应两着，勿怪冒昧。”枝叶微动，清风飒然，棋局旁已多了一名僧人。这和尚身穿灰布僧袍，神光莹然，宝相庄严，脸上微微含笑。

段誉吃了一惊，心想：“鸠摩智这魔头又来了！”又想：“难道刚才那白子是慕容公子所发？这位慕容公子，今日我终于要见到了？”

只见鸠摩智双手合什，向苏星河、丁春秋和玄难各行一礼，说道：“小僧途中得见聪辩先生棋会邀帖，不自量力，前来会见天下高人。”又道：“慕容公子，这也就现身罢！”

但听得笑声清朗，一株松树后转了两个人出来。段誉登时眼前一黑，耳中作响，嘴里发苦，全身生热。这人娉娉婷婷，缓步而来，正是他朝思暮想、无时或忘的王语嫣。

她满脸倾慕爱恋之情，痴痴的瞧着她身旁一个青年公子。段誉顺着她目光看去，但见那人二十七八岁年纪，身穿淡黄轻衫，腰悬长剑，飘然而来，面目俊美，潇洒闲雅。

段誉一见之下，身上冷了半截，眼圈一红，险些便要流下泪来，心道：“人道慕容公子是人中龙凤，果然名不虚传。王姑娘对他如此倾慕，也真难怪。唉，我一生一世，命中是注定要受苦受难了。”他心下自怨自艾，自叹自伤，不愿抬头去看王语嫣的神色，但终于忍不住又偷偷瞧了她一眼。只见她容光焕发，似乎全身都要笑了出来，自相识以来，从未见过她如此欢喜。两人已走近身来，但王语嫣对段誉视而不见，竟没向他招呼。段誉又道：“她心中从来就没我这个人在，从前就算跟我在一起，心中也只有她表哥。”

邓百川、公冶乾、包不同、风波恶四人早抢着迎上。公冶

乾向慕容复低声禀告苏星河、丁春秋、玄难等三方人众的来历。包不同道：“这姓段的是个书呆子，不会武功，刚才已下过棋，败下了阵来。”

慕容复和众人一一行礼厮见，言语谦和，着意结纳。“姑苏慕容”名震天下，众人都想不到竟是这么一个俊雅清贵的公子哥儿，当下互道仰慕，连丁春秋也说了几句客气话。

慕容复最后才和段誉相见，说道：“段兄，你好。”段誉神色惨然，摇头道：“你才好了，我……我一点儿也不好。”王语嫣“啊”的一声，道：“段公子，你也在这里。”段誉道：“是，我……我……”

慕容复向他瞪了几眼，不再理睬，走到棋局之旁，拈起白子，下在棋局之中。鸠摩智微微一笑，说道：“慕容公子，你武功虽强，这弈道只怕也是平常。”说着下了一枚黑子。慕容复道：“未必便输于你。”说着下了一枚白子。鸠摩智应了一着。

慕容复对这局棋凝思已久，自信已想出了解法，可是鸠摩智这一着却大出他意料之外，本来筹划好的全盘计谋尽数落空，须得从头想起，过了良久，才又下一子。

鸠摩智运思极快，跟着使下。两人一快一慢，下了二十余子，鸠摩智突然哈哈大笑，说道：“慕容公子，咱们一拍两散！”慕容复怒道：“你这么瞎捣乱！那么你来解解看。”鸠摩智笑道：“这个棋局，原本世上无人能解，乃是用来作弄人的。小僧有自知之明，不想多耗心血于无益之事。慕容公子，你连我在边角上的纠缠也摆脱不了，还想逐鹿中原么？”

慕容复心头一震，一时之间百感交集，反来覆去只是想着他那两句话：“你连我在边角上的纠缠也摆脱不了，还想逐鹿中原么？”

眼前渐渐模糊，棋局上的白子黑子似乎都化作了将官士

卒，东一团人马，西一块阵营，你围住我，我围住你，互相纠缠不清的厮杀。慕容复眼睁睁见到，己方白旗白甲的兵马被黑旗黑甲的敌人围住了，左冲右突，始终杀不出重围，心中越来越是焦急：“我慕容氏天命已尽，一切枉费心机。我一生尽心竭力，终究化作一场春梦！时也命也，夫复何言？”突然间大叫一声，拔剑便往颈中刎去。

当慕容复呆立不语、神色不定之际，王语嫣和段誉、邓百川、公冶乾等都目不转睛的凝视着他。慕容复居然会忽地拔剑自刎，这一着谁都料想不到，邓百川等一齐抢上解救，但功力已失，终是慢了一步。

段誉食指点出，叫道：“不可如此！”只听得“嗤”的一声，慕容复手中长剑一晃，咣的一声，掉在地下。

鸠摩智笑道：“段公子，好一招六脉神剑！”

慕容复长剑脱手，一惊之下，才从幻境中醒了过来。王语嫣拉着他手，连连摇晃，叫道：“表哥！解不开棋局，又打什么紧？你何苦自寻短见？”说着泪珠从面颊上滚了下来。

慕容复茫然道：“我怎么了？”王语嫣道：“幸亏段公子打落了手中长剑，否则……否则……”公冶乾劝道：“公子，这棋局迷人心魄，看来其中含有幻术，公子不必再耗费心思。”慕容复转头向着段誉，道：“阁下适才这一招，当真是六脉神剑的剑招么？可惜我没瞧见，阁下能否再试一招，俾在下得以一开眼界。”

段誉向鸠摩智瞧了瞧，生怕他见到自己使了一招“六脉神剑”之后，又来捉拿自己，这路剑法时灵时不灵，恶和尚倘若出手，那可难以抵挡，心中害怕，向左跨了三步，与鸠摩智离得远远地，中间有朱丹臣等三人相隔，这才答道：“我……我心急之下，一时碰巧，要再试一招，这就难了。你刚才当真没瞧

见？”

慕容复脸有惭色，道：“在下一时之间心神迷糊，竟似着魔中邪一般。”

包不同大叫一声，道：“是了，定是星宿老怪在旁施展邪法，公子，千万小心！”

慕容复向丁春秋横了一眼，向段誉道：“在下误中邪术，多蒙救援，感激不尽。段兄身负‘六脉神剑’绝技，可是大理段家的吗？”

忽听得远处一个声音悠悠忽忽的飘来：“那一个大理段家的人在此？是段正淳吗？”正是“恶贯满盈”段延庆的声音。

朱丹臣等立时变色。只听得一个金属相擦般的声音叫道：“我们老大，才是正牌大理段氏，其余都是冒牌货。”段誉微微一笑，心道：“我徒儿也来啦。”

南海鳄神的叫声甫歇，山下快步上来一人，身法奇快，正是云中鹤，叫道：“天下四大恶人拜访聪辩先生，谨赴棋会之约。”苏星河道：“欢迎之至。”这四字刚出口，云中鹤已飘行到了众人身前。

过了一会，段延庆、叶二娘、南海鳄神三人并肩而至。南海鳄神大声道：“我们老大见到请帖，很是欢喜，别的事情都搁下了，赶着来下棋，他武功天下无敌，比我岳老二还要厉害。那一个不服，这就上来跟他下三招棋。你们要单打独斗呢，还是大伙儿齐上？怎地还不亮兵刃？”叶二娘道：“老三，别胡说八道！下棋又不是动武打架，亮什么兵刃？”南海鳄神道：“你才胡说八道，不动武打架，老大巴巴的赶来干什么？”

段延庆目不转睛的瞧着棋局，凝神思索，过了良久良久，左手铁杖伸到棋盒中一点，杖头便如有吸力一般，吸住一枚白